



渡

雨

集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淚雨集

丙
編

封面题字：赵朴初
装帧：钱月华

泪雨集（丙编）

编辑 新华月报资料室
出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一六六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发行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一九七九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三〇〇二·二一四

定价〇·九二元

丙 编 目 录

忆铁人·····	魏钢焰	一
社会主义的「金疙瘩」·····	张宝章 张 泉	二七
血泪的控诉·····	刘海兰 曹占一 林述礼	三七
真正纯洁的人·····	吕 远	五五
危乱见坚贞 倔强对奸佞·····	袁 丁	五三
怀念我们的老校长——彭康同志·····	任梦林 凌雨轩	六八
怀念江隆基同志·····	林迪生 聂大江 廖世伦	七五
怀念常溪萍同志·····	王茂修	八三

丙 编 目 录

深切怀念程今吾同志.....云 静 二一

怀念袁丽华老师.....江贤愚 二七

人生能有几次搏.....艾立国 二九

反对『顶峰』论遭了大灾难.....石曼华 一四

此身莫向沟中殒 犹上文坛作老军.....李心天 一五

缅怀李达老师.....东方既白 一五

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 一三

悼念吴晗同志.....侯外庐 一三

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朱述新 一六

勤奋俭朴 永远前进.....王岱平 一六

热爱新中国 热爱真理.....吴 泽 一六

森老纪念.....黄 裳 二五

深切怀念梁思成同志.....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 三三

忆邓拓·····	丁一岚 三〇
健笔终存天地间·····	杨述 三六
回忆邓拓同志·····	邢显廷 二四
忆金仲华同志及其他·····	胡愈之 二五
深深的怀念·····	思慕 二六一
怀念金仲华同志·····	巴金 二六八
忆长江同志·····	沈谱 二七三
忆长江同志·····	胡愈之 二七九
缅怀故人范长江同志·····	陈克寒 二八七
回忆长江同志二三事·····	唐海 二九〇
不尽长江滚滚流·····	冯英子 二九六
悼念范长江同志·····	魏克明 三〇三
悼范长江同志·····	黎澍 三〇七
新闻战线怀旧友·····	李麦 三二〇

怀念林遐……………周敏 三九

悼念热爱党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同志……………姜椿芳 三七

深切怀念周信芳同志……………袁雪芬 三七

艺苑春浓，君何逝矣！……………张世恩 三一

深切怀念周信芳同志……………刘厚生 三九

悼盖老……………刘厚生 三七

燕北真好汉 江南活武松……………何慢 龚义江 三八

回忆盖叫天……………林舒 三八

她，是属于人民的……………王冠亚 三八

深切怀念马可同志……………瞿维 三九

心里早已是春天……………吕远 四七

深切感人的革命心声……………关鹤童 四五

回忆潘天寿先生……………高培明 四三

忆 铁 人

魏钢焰

一九七三年春节前夕，我正在大庆一二〇五钻井队的列车式板房里。

夜已深了。畅谈终日的铁人的老战友们也都走了，我却毫无倦意。我面前的笔记本上，记述着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激情的回忆，向新区出战的急切向往，和对铁人的深切怀念。当他们述说阶级敌人对铁人的残酷迫害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时候，这些在井喷烈火中连眉都不皱一下的钻工们，滴滴热泪滚落在工作服前胸上！

一个早就藏在我心头的问题，又跳了出来：铁人罪在哪里？

忆 铁 人

大庆错在何处？为什么直到此刻，祖国大地上、大庆红旗下，还有黑影幢幢、阴风嗖嗖？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要把中国引向哪里？我胸中，似团团风雪卷飞。我一把推开房门，向外走去。

多熟悉呵，这个漫天皆白的无际雪原！铁人啊，就在这样一个严冬的深夜，在一次敌人煽动的围攻之后，你从那空荡荡的台上醒过来，挪到门外，伸手从檐下拿了一根吊垂的冰柱，靠墙坐下吮吸着，了望着，这是什么地方？忽然，一个系着围裙的老师傅，从暗中走到他面前，递过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铁人端过来用筷子一挑，两颗嫩白的荷包蛋露了出来……老师傅蹲下来急切地说：「你快走吧，铁人！他们对你要下毒手呵！」随着围来的几个同志也插上话：「到北京去，找总理去！」「没路费不要紧，我们给你凑下了。」铁人深情地环望着这些陌生的阶级弟兄的面孔，沉默了一会，摇摇头沉静地说：

「我不走！」随即昂起头，射出剑刃似的眼光，铿锵地说：「我不走！」

铁人，你为什么要说「我不走」呢？你是怎么想的呢？当你应周总理召见踏进开往北京的车厢的时候，当你见到总理慈祥的面容，握住那双温暖的手的时候，你脑海里涌现着什么？当你看到总理的浓眉下，怒射出闪电似的眼光，愤慨抨击那些妄图砍倒大庆红

旗的阴谋家的时候，你心中翻腾着什么？……我想着，沉思着，眼前又展现出与铁人相处的日子……

一

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际，我来到大庆。我正收拾行李，准备下去的时候，一位服务员跑来告诉我：「铁人正作报告咧，你不是想见见他吗？」我急忙赶去，挤进那水泄不通的小会议室里。

这就是那一声大吼地球三抖的铁人么？你看他，面对满屋子的仰慕目光，那么自如，就象蹲在井架旁闲唠家常。他，戴一顶折断了帽檐的鸭舌帽，敞着衣领，棉工衣的袖口、膝盖都已磨破，随处可见汗水、油渍、铁锈的痕迹。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个中年人的额头眼角，过早出现的密密的深深皱纹！这皱纹、这衣着、这神态，使人觉得，这是块突兀于峰顶的坚硬岩石。酷日狂风，为它刻下了条条深纹；雨雪霜露，给它留下了片片苍苔。它，扎根大地，连结着群山，屹立于历史风雷中！

听来，报告已近尾声，他前倾着敦实的身躯，诚恳地说：「没有毛主席和党，我早

给扔到玉门东岗上喂狼了。象我这样的工人，全国哪里没有？要没有革命的炉火，我们还不是毛矿一块？要没有毛泽东思想点卤，还不是浆水一锅？……那时光想党救了我，我就要狠上猛干，但到底工人阶级肩上扛的什么担子，不那么知底。一九五九年国庆观礼，叫汽车上的煤气包，一下把我压醒了！好嘛，帝修反的手都卡到咱喉咙上来了！呼的一下肩膀上就放上了国家的压力，革命的压力！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么大的劲，不要说的井架了，就是座铁塔也能把它立起来！没吊车么？抬！一个抬字就是这样喊出来的！

会散了。铁人听说我要下去，很高兴，说：「水有源树有根，多到基层跑跑，光听我们几个说不行。大庆，无非是不信鬼，不信邪，敢承认矛盾，解决矛盾。工委今年的口号就是按两分法前进嘛！依我说，下去了，不要光听高标准的，还要听听怎么从低标准来的，现在还有什么低标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会面。

不久，他到让胡路来开会，顺便来看我。站着说了几句，他便匆匆告别。我问：「你去哪里？是急事么？」他手握车门，扭身高兴地说：「怎么，要和我一块转转？好，上车！」

一上路，就见一条醒目的标语扑面而来：「以两分法前进！」铁人点了支烟，拧脸问我：「你会唱秦腔么？喜欢么？那里头有些故事，叫人动脑子。一个人嘛，得常记着「走麦城」。那位姓关的脑子呀，光有个五虎上将，光记得过五关，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末了，怎么样？垮啦！」说着，小车一拐，离开公路，在草原上奔驰着。

「到了！」下了车，铁人领我直走上一个废井口，用脚跺了跺说：「这儿是一二〇五队填掉的一口报废井！」「为什么？」「打斜了，四度七。前边那口直井，就是填了这口井以后打成的。」

铁人盘腿坐在草地上，用手拍着脑门说：「这里头，就是指挥部，不住个红指挥，就要钻进个坏指挥。指挥部一垮，你有飘洋过海的本事，也要淹死！一九六三年，形势好转了，有点松驰。井队领导光惦记着抢小红旗，忽视了大红旗，只抓钻头，不抓人。结果，心散了，井也打斜了。这事，根子还在我这儿。天不怕，地不怕，忽视政治挂帅最可怕！填井的时候，井队的人是噙着眼泪去背水泥的。有人难过地说：「队史上还没有这么一笔！」我说：「不记这一笔，队史就是假的，就写不下去！怕的是你不把它刻在心上！」天冷天热，刮风下雨，我都来这儿看看。学两论么，这就是个活教材！」

接着，铁人领我又看了几个『失蹄』『栽交』的现场。忽地，我觉着身边坐着的这位朴

实钻工的棉工衣下，蕴藏着个深远博大的世界！他见我靠在车座上沉默着，便笑问道：

『看这些东西是不轻快，可咱们这些人，能成天抱着奖杯咧嘴笑么？有位老兄，跟我们几个去北京开会，和毛主席握了手，照了像。他要了那张照片四处炫耀，神摇海吹。我说：「同志呵，毛主席是和大庆握手哩！不能用几十万职工的汗水，洗自己的脸呀！」这话不好听，可我还是希望他听进去。路还长得很哩！咱们才走了几步嘛！……共产党员嘛，不能靠卖膏药过日子。这样下去，非垮不可！』

事隔十几年之后，这个曾见风使舵、青云直上的人，在『四人帮』『放虎归山』的反革命部署下，上窜下跳，利令智昏，否定大庆，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铁人的预言，可真是字字金石，声声雷鸣呵！

二

不久，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开展起来了。在一次控诉斗争大会上，一个老井架工质问两个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道：『你们这两个挂着共产党员牌子的吸血鬼，活秦桧！你

们知道零下四十度在冰泡子上打井是什么味儿？」他的声音在会场回荡着：「毛主席心疼工人，发下了保健肉，你们连眼都不眨一下就塞到狼肚子里了。你们和地主老板有啥不同！……」愤怒的眼泪哽得他说不下去了。铁人呼的一声站起来，走上前去，一把攥住那个老井架工粗茧累累的大手，举起来说：「大家都认得他吧？一九六一年苏修卡我们，粮食困难，上级专给井架工发了保健肉，他硬不吃，把肉菜倒在大锅菜里！这就叫工人阶级！你俩呢？不要说党性、革命性，但凡有点人味儿，能吃下去！要叫你们这帮黄世仁坐了王位，又得出多少白毛女！」铁人如此狂愤暴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当时，我虽也为他的阶级感情之强烈而震动，但我比较懂得这感情的根底，还是以后的事。

那天晚上，我去找他，走到门口，听见他象在和人大声辩论。推门一看，原来是他独自在灯下研读党中央的社教文件呢！见我进去，他一把拽过我去，指着最后那一大段说：「快给我再念念。」他睁大眼睛听我念完后，大声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老兄啊，是反革命复辟呵！甭看我和他们斗了这么多年，要不是毛主席点醒，我还弄不透这是场什么仗火！」说着他从桌子上拿起帽子，在腿上甩掉了两下，对我说：「走，咱到井队上看看，两天没去，心就慌！」

高杆上的『小太阳』灯光，把整个井场照得亮如白昼，井队正在为高速优质地打出直井而战斗。铁人望着满眼红丝、脸上油污的队长，疼爱地说了几句话，便脱下棉袄奔上钻台干活去了。

直到走出井场，他还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说：『你注意这个队长长了没有？这是个铁胆英雄。那年，拖井架挂断了采油树，油冒了几十米高，人上不去。他和三个工人拿个闸门，一下就冲进去了。赶到我去，他已安好了闸门，自己可淋成了个油柱子。我们的工人多好啊！那些坏蛋硬要把这样的工人踩在脚下！把大庆往火坑里拽！』

吉普车在洒满月光的公路上飞驰着。他象是看见了什么，招呼停车。下车一看，原来是一位瘦高个的钻工，抱着发烧的孩子要到医院去。铁人吩咐司机去送他。我俩便步行回大队部去。我俩踏着从树行里洒下的斑斑月光，边走边谈。铁人笑道：『甭看他都当了爹，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娃。一九六〇年打生产试验区的时候，我连病带累昏了过去。忽听身边有人哭，睁眼一看，是他和几个老战友。他们说：『你不能再这么拚啦，看你的脸都失形了，再这么拚，你就要……』我说：『不就是个死么？我是豁出来了，只要上午拿下油田，下午倒在钻台上也是痛快的！』那会儿想，这就是个大考验吧，可谁

知道，世界上还有比那更艰苦的仗火，更揪心的考验哪！』

铁人的话，回荡在寂静的公路上，震击着我的心。那时，暗藏的阶级敌人大搞分裂、腐蚀、暗算阴谋，煽起一股阴风，铁人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一些同志不明真相，有的想和稀泥，有的认为铁人过于认真。今天他们才痛心懂得，铁人在那种环境下斗争，要有多大的毅力，要有多么坚强的党性！我感叹地对他说：『老铁，在那气候下，你能一直挺下来，可不容易啊！』铁人不做声，半晌，却突然问我：『你看，我是个轻易掉泪的人么？可有时也不由人啊！一回，他们围攻我最厉害的时候，我气不过，到工委去了。推门一看，首长正站在开发大图前头出神哩。我心里喻的一下，心里说：王进喜呵，领导的肩膀上扛着重重的担子呵！他们都是两鬓苍苍的人了，你不用说给分担点压力，还去打扰他们么？我把门轻轻关上走了。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眼泪就冒出来了……哎，去他的，流这咸水子做啥？我用袖子一把擦干，斗！好呀，毛主席发战令了！斗来斗去，越斗越灵醒了，越气旺了！这个仗还很有个打头咧！』

三

一九六五年秋，我搬到铁人房中去住。这时，他已担任了钻井指挥部的副指挥，但仍象他在井队时那样，他在家，屋子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他出去，身边是团团人群。他们是来谈心的，『告状』的，要他伸手相助的，要他排解矛盾的人。我笑对铁人说：『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接待站。』他笑着说：『有什么办法？咱们是共产党嘛！这些不上串的事，总得有个人管嘛！家属大嫂没油烧，几十里外的钻工就觉着冷了。咱不能把马列主义、党的政策光放在书架上、文件夹子里嘛！对不对？』

一天，他带我到家属基地去。刚踏进托儿所外门，就听见哇哇的哭声。铁人急步推开保育室的门进去，只见一个小娃正坐在地上哭鼻抹泪。铁人提高声音问：『阿姨呢？』一个敦实淳朴的中年职工家属，抱着个孩子匆匆走来。铁人激动地批评她：『钻工们在线苦战，你却任由他们的孩子哭？……』她望着铁人，不做声，不辩解。……赶我们回去的时候，一位干部随车到前边办点事。当他到了地点下车时，说：『老铁同志，那阿姨是个好同志，她抱的是别人的孩子，坐在地下哭的那个娃，倒是她的亲骨肉咧！』铁人睁